

致读者

时光匆匆,又一年。扎上口,封上一袋沉甸甸的记忆。

北国风光,状北疆山川形胜,叙北疆风土人情,展北疆辽阔,咏民族祥和,用文字触摸人们心中最柔软的部位,为今日多彩内蒙古留下无数华章。

掩卷沉思,是怎样的热忱,让耕耘者用弯成谷穗的腰,把一片田园耕耘成“诗星空”?披一身晨曦,种几垄诗,深耕自己。担一肩星辉,吟唱悠长的歌歌。

让人品味,袅袅的“乡土炊烟”里,夹起锅里熟透的真挚,一缕乡音入耳,曲调跳出蜿蜒的小路,悠扬中奔向青春的原野,醉了黄河。

阳光下,“恒怀絮语”,草香见证生命的欣欣向荣。骏马在北疆的辽阔间驰骋,一往无前,铺一条前程似锦的路,一路春光灿烂。

“且听风吟”,用心灵去捕捉冰天雪地间的纯朴,聆听一汪清泉汩汩诉说时间的蜿蜒,聆听春天窗口鸟语花香的赞礼。

北国风光,底色的绿都郁葱葱。展开北疆,展开四季。天朗气清,惠风和畅。春绿黄河,壮美坦荡,千里蛇紫,万里嫣红,拉满北疆之春;盛夏,北疆溢出目光的凉爽,一碧千里。湛蓝的天空下,一派洒脱诗意的画卷;入秋,天空广袤,北疆微凉的风袪去浮尘,露出自由奔放的品格;冬雪,纷纷扬扬,苍苍莽莽。千里雪飘,万里冰封。素描?水墨?只寥寥几笔,便勾勒出一派磅礴,一派浩瀚。

北国风光,愿为一扇窗口,一面镜子,一泓清泉,一方绿洲,与读者朋友一起,感受北疆的壮美,民族的和谐,感知生活的热度,精彩,体察人们的心灵、智慧与梦想,洞察时代的生机、气质与深情。

让我们一起共建精神家园,用大美、纯朴、坦荡、真挚,为之添砖加瓦。以春天的名义邀约,用你落墨的目光,拓展巨幅北国风光。

田园

李晓

前不久,一个报纸的副刊编辑退休了,他第一次约我到家里吃饭。

这位老编辑把大半辈子的时光,都耕耘在副刊这块田园上了。我是那块田园的“老庄稼人”,准确地说,他是我文字的园丁。老编辑与我喝得微醺,我们搬了两把椅子坐在阳台上,望着城里的灯火陷入了沉默。

这些年,我在报纸副刊这块田园上,收获了酸酸甜甜的果实。

小时候生活在乡下,背着绿色邮包的邮递员常在屋后喊:“报纸,报纸来了!”

没想到,此后经年,我与报纸副刊竟结下不解之缘。

最初的那些年,我的投稿还是通过邮局,想象着邮车穿过崇山峻岭,车轮滚滚中有灰尘腾起,有古代驿路上马车“吱吱”的感觉。那时报纸编辑还是用纸笔编版,所以每一篇文章的见报,都带着匠人的手工艺与手温。

30多年,山河故人依稀,我迎来了中年的凛冽天风,幻觉中有风雪漫漫。30多年,我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文章算起来也可出好几本集子了。

生活中,我其实是一个嘴笨之人,不善与人打交道,有时内心翻滚却拙于言表,生怕突然的一句话让我跑了体内元气。不过在文字里,我有很强的倾诉欲。我对文字有着严重的依赖,正如作家毕飞宇所说,写作好比怀孕,你没写出来时,它拖拽着你的身体,只有把它鼓起勇气生下来。

我与各地报纸副刊的编辑大多只是一种神交。我了解的一些副刊编辑,他们差不多把一生中的美好时光,都献给了副刊。故乡城市的报刊曾为我开办个人专栏,编辑与我,至今尚未谋面。想一想这些,心头倍感鼓舞,也有陪伴的温暖。

我认识的一些作者,他们大多和我一样,只是通过文字表达着人生悲欢,在烟火腾腾的生活中,寻觅一方让心灵宁静澄澈的角落;他们和我一样,在内心深处感谢报纸副刊开辟的文字阵地,让我们在那里播种、收获。

感谢副刊田园,让写作者的文字,郁郁葱葱地生长,也让命运的烟云,飘荡到更辽阔的世界。

风且吟

草叶上的露珠,一定是大地上醒来最早的眼睛。此刻,它正惶惶地注视着天空下的草浪。

夜色即将褪去灰蒙蒙的襁褓;星空将大把大把的银子撒向芬芳的草地;月亮的脸庞分明是一张明眸皓齿的笑靥,顷刻间便喷薄出一轮婴儿出浴般的朝阳……

大地上的事物瞬息万变,而河流不改初衷。

时而湍急,时而平缓,时而潺潺,时而决决。不论时光的脚步走到哪里,河水总是奔流,一路向东,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,千折百转,昼夜不停。

在母亲的胸膛上,河流就是脉搏,是心跳,是输送生命营养的血管。

这是长调——我的长调。“乌尔汀哆”,当我说出这个词的时候,我的声音是羞涩的、颤抖的,我的眼眶里蓄满了一条长河的波涛……

一个吃着母亲用双手挤出的鲜奶长大的孩子,不会摔跤不会骑马不会长调,是惭愧的。但这不会阻隔这条河流对他的滋养,不会削减他对这条河流的敬重,更不会影响到他以另一种旋律歌唱对这条大河的崇拜。

我是听着短调降生的。听着听着,短调变成了长调。它像一根脐带,牵系着我的源头与未来。这根脐带一直攥在我的手中,它像一根结实的细绳,掌握着我马的方向。

长调是久远的。它也有自己的祖先和母亲。它的祖先是星辰大海,它的母亲是山川大地。早在我们的祖先到来之前,这片土地已怀有身孕。羊水护佑着胎儿的肌肉和骨骼。之后,所有的叮咚流淌,所有的奔流不息,所有的一泻千里,都与这温暖的羊水息息相关。

这一江羊水就是晃动的摇篮。在时光里摇晃,在岁月中升华,终成一条大水,承载着我们,哺育着我们,洗礼着我们。

既然是一条河流,就注定要汇集众多的溪水和露珠;既然是一条河流,就注定要百尺竿头,因而此起彼伏;既然是一条河流,就注定要奔向大海,让世界听懂我们的声音;这条河流做到了。它的奔

风北韵疆

春从何处悄然至,拂水惊梅唤新年。每逢岁首,北疆大地的光景大致相仿,草是枯的,风是冷的。然而,在这新年伊始,心会不由自主地萌生出无限的期盼与欢喜。欢喜源自草原已经有了小小的秘密,那小小的秘密属于每一条河,就在大地自己的血液里,慢慢回暖。

又一年春水初醒,草原梦回。苍天厚土间,曾经恢宏的河流静静地躺在冰雪的怀抱中,往昔河面上漂浮着的蓝天白云,以及所有清新的绿都沉淀在了河底。一直在积蓄着力量,等待着春天的到来,也渴望着一场从冰封到奔腾的蜕变。

蜕变并非一蹴而就,它源自大地的内核,悄然无声地蔓延。温暖的气息一点点涌动,坚冰深处,已经长出了柔软的触手,它们在冰层的缝隙间悄然延伸,如同探索者,不急不躁,寻找着一条条通往自由与光明的路径。水下的生灵,鱼儿是最先领略到春水暖意的使者,它们在冰层下的暗流中欢跃,只等着听到春的密令,“咔嚓”一声,所有被冰雪封印的水域,会在同一时刻挣脱冬日的枷锁,大获全胜似的一路奔腾向前。

寒冬将尽,春水又生。大自然对内蒙古大地的馈赠,千万年流淌。处在北端的额尔古纳河,如皑皑白雪下即将苏醒的巨龙,悄然间,冰层细碎的裂纹如同片片金光闪闪的龙鳞,在晨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。不甘落后的海拉尔河,轻轻扭动修长的身体,舞者一般舒展筋骨,整个河床发出轻微的“滋滋”声,如同无数只破茧而出的蚕蛹在撕咬着蛋壳,听得人如草尖触及脚心一般的酥痒。大黑河亦在无声胜有声中默默发力,壮硕的身躯在渐暖的气息中显露出来,不再是冬日里那般凝固,变得柔和灵动,变得含温带热,湿漉漉的气息,分外撩人心弦。

此刻,每一条河的两旁,都听到了春天渐行渐近的脚步声。半睡半醒的草木,隐约感觉到温热之气将要萌发,它们已然蓄势待发,每一根枝条都附着上了绿色魔法,只待春风的密语响

北国风光

长调:绸缎一样绵延的河流

阿古拉泰

腾蜿蜒,它的静水流深,它的紧贴大地,它的孜孜以求,它的独领风骚,它的海纳百川,它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,成就了一条大河的波澜壮阔、源远流长……

感谢阔大的河床、两岸的守望、仁慈的沃野,还有礁石、滩涂与摇曳的水草,它们让我们的合声有了更加宽广的音域和多重回响。

人夜,月亮升起来了,伴着摇篮的晃动,母亲唱起长调。

小羊羔忽然失去了母爱,额吉的长调流淌过来。这是草原的传承。不知从何时开始,长调一直在唱,所有的母亲都会唱。像是唱给一只羊、一峰驼、一座山、一条河,又像是唱给一片天、一朵云、一阵雨,更像是唱给自己的内心。羊羔的母亲被感动了,流泪的目光舔舐着自己的后代……

20世纪50年代,上海有三千个孤儿嗷嗷待哺,命悬一线。“这是国家的孩子,接到草原上来吧!毡房里的乳会将他们救活、养大,草原上的河水会洗净他们的心灵,草原上的风会把他们的筋骨吹得硬朗,草原上的冰雪会把他们的眼睛擦得明亮!”

长调唱响了,额吉的奶勺不停地搅动着。这人世间神圣的爱,在牧草深处如彩虹般映照着。三千个孤儿,三千个母亲,三千个难忘的日

日夜夜。爱,长大了,长调更长了。黄浦江的浪花汇入了锡林河,变得像长调一样,柔软、深刻而又绵长……

长调,多像一锅刚刚煮沸的奶,不仅滋养了强健的体魄、柔软的心肠和干净的心灵,也让伟大的中华母亲平添了别样的自豪与持久的骄傲!

长调,源自土地、河流与旷野,野花一样散落于民间。它质朴、本色、自由,宛若草原的呼吸。这让我想到最接地气的乌兰牧骑。数不清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唱长调,娴熟地掌握着长调的技巧,随时随地都以长调抒情,无论是奔赴演出的马车上,还是在风雪交加的归途中……

哈扎布唱罢一曲《老雁》,必定会老泪纵横。他在想,天空中大雁的翅膀就是一朵朵浪花,只有后浪推着前浪,河流才能奔腾向前。拉苏荣说:“长调,不是唱给舞台的,不是唱给音响的,是唱给天地人心的。人是自然之子,当然会被长调感动,被长调征服。那就跟着这条河流走吧,她的身后有无尽的源头,她的面前是无边的大海!”

漫长的夏日即将收尾,天边传来一个令人心痛的消息:在遥远的阿拉善,一位长调传承人溘然长逝。她的名字叫奥·额日格吉德玛。至此,她93年绵长而又柔软的歌喉戛然而止,成为绝

冬日晨曦 型夫 摄



响。那蜿蜒在沙漠里清泉般的音律将汇入奔流不息的长河,永续传承。

还有宝音德力格尔、昭那斯图,以及扎格达苏荣、阿拉坦其其格、乌云毕力格、朝伦巴图、齐峰、其其格玛、毕力格巴特尔……这些歌者是我们眼前耸立着的绵延不断的山峦。

在草原上,有着数不清的河流。它们像放牧的孩子一样自由玩耍,时而忘记了奔跑的时间,时而又像远方的游子,被那一缕炊烟召唤,匆匆奔向母亲的毡房。

在草原上,有一条河叫耗来河。“耗来”——嗓子眼儿的意思。嗓子眼儿一样细长的河水,从未停歇过它的歌唱,它终年不冻,淙淙流淌。细,无关紧要;长,是它的命脉。啊,细长细长的河流,奔腾不息的河流,才称得上“生命的血管”!

在兴安大地,有一条最大的河流——绰尔河。“绰尔”——共鸣、和声之意。千百年来,这片最美的土地怀抱湖、牧草、森林与芳香的五谷。它日夜唱着绵长柔软的和声之音,无可替代。我们有理由相信,这里一定是长调的故乡!

把歌唱成绸缎献给天地自然,把河流揣进怀里又融化在血脉之中。长调的长,不仅是因为它能唱三天三夜,因为西边骑骆驼的人吟唱东边骑马的人也能听见,更因为它把祖先、母亲和希望连在了一起,因为它的颤音能够绕着围栏、牧场和大地久久不散,因为哪怕相隔千里万里,只要歌声一响起就让人心动,而后热泪长流……

长调,是弯曲的、折叠的,山重水复;长调,是颠簸的、震颤的,柳絮绽放。它像一匹驰骋的骏马一往无前,像一头活蹦乱跳的小牛犊顶撞着霞光。它是远山,又是近水,它是长者,更是少年!

长调有形又无形,物质又非物质。长调,听得到,却看不见摸不着,它无法抓在手里,却又扯不断。它的样子,像极了穿着长袍无拘无束自由舒展的一行大写的字母,在绵亘的大地,在多彩的云端,行云流水,一气呵成,气象万千。

让我们举起小草的手臂,向一条伟大的河流致敬!

相同姿态,穿越了千年的岁月,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草原各族人民。

依水而居,傍水而生。打开内蒙古的生态画卷,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,离不开清澈纵横的条条水脉。丰富的水资源灌溉了呼伦贝尔大草原,使得森林牧草郁郁葱葱,摇曳着“天苍苍,野茫茫”的气象;丰富的水资源滋养了河套平原的沃土,让一片片金黄的麦田在阳光下波光粼粼,“天下黄河,唯富一套”的美名响彻四方;丰富的水资源浸润鄂尔多斯高原的深处,滋养了耐旱的灌木与蒿草,让荒漠化边缘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。

文明起源于深邃的脉络,文化深植于广袤的厚土。北疆大地上的河流,不仅仅是地理上的界限,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桥梁,是各族人民共同依托的生命之源,也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见证。那醇香肆意的烧麦,嚼劲十足的牛肉干,香脆可口的对夹,热气腾腾的羊肉火锅,每一口都饱含着丰沛的河水和多彩的文化,就像春水涓涓,绵延不断。

大青山巍峨矗立,黄河水自大地深处奔腾而来,在内蒙古大地上汇聚成一条条壮阔的河流,滔滔不绝,经历九转十八弯,越过一座座城市、乡镇、苏木和嘎查,进入一次次更壮大的循环。千百年来,内蒙古各族人民正如这春水一般,在北疆大地上生发、成长、茁壮,从一条条河流出发,一步步迈向广阔无垠的天地。各族人民在悠悠岁月中,相互依偎,共生共荣,孕育出独特的北疆文化,赋予广袤草原无尽的灵魂与深邃的内涵,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内蒙古风采。

又一年春水流淌,共赴新征程。冰雪消融,暖流潺潺,绝不仅仅是自然现象,更蕴含着丰富的生活智慧和生命哲思。人生,亦如河水,挺过

了寒冷的冬天,自信地站在迎接未来的路上,深信每一个磨砺中累积的坚韧,终将化作推动成长的磅礴力量,一路欢歌,一路澎湃,向着更遥远的彼岸进发。

坚冰深处春水生。当二十四节气在奏响大寒这个最强音之后,便会呈现一个戏剧性的转折,引领人们步入暖意融融的春天。这恰似人生的轨迹,在触及最低点后,悄然间踏上了回春的征途,好运的曙光初现。

在新的征程里,生活开启了温暖模式。元旦的钟声余音未了,不止河流蠢蠢欲动,一个节日也接踵而至,让日子更添暖意。腊八粥的馥郁、年糕的甜蜜,以及牛羊肉的丰盈滋味,都在预示着一个最为隆重的节日——春节,正紧锣密鼓地向我们靠近。不久之后,远方的游子也将踏上归乡的征途,眼中闪烁着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期许。只要心中有期待,生活有梦想,就一定能够穿越严冬,迎来下一个春暖花开。

在新的征程里,平凡的你我他并不平凡。生活从不辜负每一个坚持不懈的人,就像冰封的河流在冬日的沉寂后,终会破冰而出,以不可阻挡之势,奔流向前。新禧曙光初现,它折射了美好的本质;幸福从不是偶然,而是源自不懈的奋斗与坚持。

春水萌醒,清新涌动,冲刷着每一个角落,让那些不遂人意的过往如落叶般随风而去,渐行渐远。我们得以站在全新的起点,心怀憧憬与期待,热烈而勇敢地拥抱万象更新的一切。

长桥柳岸春水漾,融会江河万里长。这是春水的力量,它在城市街巷中涌动,于乡村田野间奔腾,最终汇入母亲河那壮阔的洪流,永不停歇。这是草原的力量,沿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足迹,穿越重重山脉,越过广袤戈壁,掠过辽阔草原,跨越时间鸿沟,汇聚多少人文,以磅礴之势,浩浩荡荡,从新起点一路向前。

絮语



春风和畅

(国画) 马长江